

音韵学的功用^①张渭毅^{1, 2}

(1.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2.神户大学 文学部, 日本 神户 657-8501)

摘要: 音韵学好比理科的数学, 是文科的基础, 是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学、文学、历史和戏曲学等的工具和基础。

关键词: 音韵学; 古籍整理; 文学; 历史学; 戏曲学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2030(2019)04-0030-13

收稿日期: 2019-09-05

作者简介: 张渭毅(1966—), 男, 陕西渭南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 文学博士。

著名音韵学家唐作藩先生常说:“音韵学好比理科的数学, 是文科的基础。”作为传统语言学(即“小学”, 包括音韵学、文字学和训诂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音韵学确实是学习和研究语言文字学、文学、历史和戏曲学的工具和基础, 其功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音韵学是整理古籍的工具

古籍整理包括古籍的标点、校勘、注音、辨明假借等内容, 必须掌握音韵学基本知识。

(一) 点校古书需要音韵学知识

吕叔湘先生的《标点古书评议》(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第 11 页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

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的《资治通鉴》卷十《汉纪》第 348 页有一段话的标点如下:

夫功者, 难成而易败, 时者, 难得而易失也; 时乎, 时不再来!

这段话出自《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是楚汉相争期间蒯通劝韩信脱离刘邦反汉、拥兵自立的话。以上断句, 内容符合情理, 字句能够讲通, 也符合古代汉语语法。最后一句语气词“乎”是古书断句常见的标记, 在其后标点, 表面上看, 也是合理的。但是, 这句话的标点是错误的, 正确的标点应该是:“时乎时, 不再来!”

“时乎时, 不再来!”是汉代流行的一段韵语, 韵脚“时”“来”两字虽然在现代汉语中不同韵, 但是在先秦两汉时都属于同个一韵部之部, 韵腹、韵尾和声调都相同, 可以押韵。所以, 吕先生正确指出, 《资治通鉴》点校者不明古韵, 犯了标点“当属下而属上”的错误。

在先秦两汉的诗文中, “时”“来”等之部字在一起押韵, 很常见。如《诗经·小雅·頍弁》:“有頍者弁, 实维何期? 尔酒既旨, 尔殽既时。岂伊异人? 兄弟具来。”“期”“时”“来”是韵脚, 王力先生的《诗经韵读》标注为之部。

又如《仪礼·士冠礼第一·醮辞》:“旨酒既清, 嘉荐亶时。始加元服, 兄弟具来。孝友时格, 永乃保之。”“时”“来”“之”是韵脚, 都是之部字。

再如逯钦立先生编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东汉《李翊夫人碑》:“阴阳分兮钟律滋, 星月列兮有四时, 神宓设兮万姓熹。寿十二兮九九期, 五三末兮衰在姬, 秋发兮春华殆。周公九兮成称灾, 靡黄发兮盖天胎, 卅有皇兮气所裁, 赴鸿渊兮逝不来, 凤延颈兮泣交颐。”句句押韵, 韵脚为:滋、时、熹、期、姬、殆、

①本文据作者多年来为北京大学讲授汉语音韵学课程所撰写的讲义《汉语音韵学讲稿》第一讲《绪论》的一部分修改而成, 曾先后用作邯郸学院、菏泽学院、渭南师范学院、台湾慈济大学、日本神户大学等多所院校的专题讲座稿, 今精简修订, 删减了一半以上的内容, 在正文和注释中一一注明引用参考文献的出处。

灾、胎、裁、来、颀，都是之部字。

根据周祖谟先生的研究，到了曹魏时期，随着先秦两汉的之部分化成之和哈部两个韵部，“时”字属于之和部，“来”字属于哈部，两字不再押韵了。^{[1]81-83}曹魏以后至今，“时”字和“来”字一直分属不同的韵，所以不能押韵。

对于“时乎时，不再来”这句汉代韵语，后人断句出现错误，根本原因在于不懂先秦两汉用韵知识，以今韵律古韵。明代刊印《史记》的人因不明古韵，已经搞不清楚“时”“来”押韵的原委了，明末汲古阁十七史本《史记·淮阴侯列传》作：“时乎时乎不再来”，有一个衍文“乎”。对此，1957年王伯祥先生选注的《史记选》就没有采纳。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2版《史记选·淮阴侯列传》第345页，王先生把原文正确标点为：

“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

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史记》点校本卷九十二第2625页《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也是这样正确标点的。蒯通对韩信说的“时乎时，不再来”这句话，在今人点校的其他版本的相关古书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标点错误。中华书局1962年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四）第289页所选《史记·淮阴侯列传》：

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

郭锡良先生等编著的教材《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1983年第一版）中册《古书的标点问题》就指出了以上的标点错误，认为如果按照“时乎，时不再来。”这样错误的标点，蒯通劝韩信当机立断的紧迫语气完全没有表现出来，正确的标点“时乎时，不再来！”不但语句通顺，而且蒯通劝说韩信时的神情语气便跃然纸上了。^{[2]672}

中华书局1987年版的《法言义疏》点校本，汉扬雄原著，清汪荣宝疏，陈仲夫点校，收入《新编诸子集成》。该书第193页卷九《问明卷第六》有如下一段话：

[疏]《汉书·蒯通传》云：“时乎！时不再来。”颜注云：“此古语，叹时之不可失。”

按，扬雄引用蒯通的话出自《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查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点校本《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第2165页，原文正确标点如下：

“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无疑臣之计。”

（小注：师古曰：“此古语，叹时之不可失。”）

如果《法言义疏》的点校者懂得古韵知识，或者能够参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汉书》点校本的正确标点，就不会出现断句错误了。

易中天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的讲座可谓家喻户晓。无独有偶，他的同名讲座的文字增补典藏版《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东方出版社2006年2月第一版），在第73页边栏引用《资治通鉴》卷十《汉纪》蒯通的话时仍然沿用错误的断句：“时乎，时不再来！”

因此，有人指出：“虽说这一错误该由《通鉴》的标点者负责，但作者在引文时不辨是非，也有失察之过。”^①此外，易先生还错误地把“再”字翻译成现代汉语表反复义的“再”。

可见，无论是校点古书，还是品读古书，都需要过硬的音韵学基本功。

（二）校勘古籍离不开音韵学

古籍的校勘，大致有校异文、校讹文、校倒文、校脱文、校衍文等几项内容，都需要过硬的音韵学功底，分别举例叙述如下。

1. 校异文

史载“楚王好细腰，一国皆饿死”的楚王，即春秋时期的楚灵王，名围，先秦两汉典籍常把其名“围”写作“回”。如《春秋左传·昭公元年》提到“楚公子围”，《史记·楚世家》作“回”，《汉书》作“灵王围”。《汉书音义》：“围，《史记》多作回。”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马承源先生主编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六》有一篇记述文字，原文没有篇名，整理者陈佩芬先生定篇名为《申公臣灵王》，文中说到“王子回”（即楚灵王围），跟此文内容相关的记述又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一律作“王子围”。王子回就是王子围。

按，“围”“回”是因音近而形成的异文，上古音两字的读音很近，声母相同，都是匣母（王力先生拟作

①参见李蓬勃：《中华读书报》2010年2月3日第10版：《〈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误解误译举例》。

[y])，声调都是平声，韵母略有不同：围字的韵母是微部合口三等（王力先生拟作[uiəi]），回字的韵母是微部合口一等（王力先生拟作[ui]），只是介音不同而已。

2. 校讹文

《诗·周南·汉广》一章通行的本子作：“南有乔木，不可休息。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清惠栋等认为偶句之末的“息”“思”是韵脚，彼此押韵。可是，“息”“思”两字本不同韵：“息”上古属入声韵职部，“思”上古属阴声韵之部。

唐孔颖达已怀疑“息”“思”相押有问题，《毛诗正义》：“《传》解‘乔木’之下，先言‘思，辞也’。然后始言‘汉上’，疑《经》‘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何则？《诗》之大体，韵在辞上。疑‘休’、‘求’字为韵，二字俱作‘思’。但未见如此之本，不敢辄改耳。”孔颖达虽然认为“息”当作“思”，但由于没有版本依据，宁存其疑，也不轻易改字，体现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清阮元校勘时，也怀疑“休息”作“休思”，但因没有旁证，也未改。王力先生《诗经韵读》改作“不可休思”，特别加脚注说：“‘休思’，今本作‘休息’，据韩诗改。”^{[3]164}

今按：“息”是“思”的形近误字，王力先生改“休息”为“休思”是对的，理由如下：

其一，证据充分。查《韩诗外传》卷一引“不可休息”作“不可休思”。又《经典释文》：“‘休息’本或作‘休思’”。

其二，改作“不可休思”，符合《诗经》韵例（即押韵的体例或惯例）。

具体说来，“思”是句末语气词，不是韵脚，“思”字前的“休”字才是真正的韵脚。

王力先生指出，《诗经》用韵，如果句尾是一个虚字，韵就常常落在倒数第二个字上，这样就构成了“富韵”，因为句尾虚字本来已经可以押韵了，但是同字押韵还不够好，所以要在前面再加韵字，实际上构成了两字韵脚，所以叫做“富韵”。^{[3]47}在《诗经》归纳韵脚，遇到富韵时，句末虚字前的那个字就作为韵脚。王先生在《诗经韵读》第47-54页列举了14个虚字脚前出现富韵的情况，可以参考。

《诗·周南·汉广》一章有八句，前四句：“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休”“求”是韵脚。后四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句末语气词“矣”“思”前的“广”“泳”“永”“方”是韵脚。

其三，处在韵脚位置上的字，韵部相同。前四句隔句相押，“休”“求”同属上古幽部字。后四句换韵，句句相押，“广”“泳”“永”“方”都是上古阳部字。

3. 校倒文

《庄子·胠篋》：“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清王引之认为，“存焉”是“焉存”的倒文，应该作“焉存”。因为，这四句话是有韵之文，“诛”与“侯”押韵，属上古侯部；“门”与“存”押韵，属上古文部。他说：“‘存焉’当为‘焉存’。焉，于是也，言仁义于是乎存也。”《史记·游侠传》引文作：“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诛”“侯”押韵，“门”“存”押韵，也是明证。^①

4. 校脱文

《淮南子·人间篇》：“此何遽不为福乎？”

王念孙认为，“不”下脱一个“能”字，原本应作：“此何遽不能为福乎？”因为，下文有：“此何遽不能为祸乎？”《艺文类聚·礼部》《太平御览·礼仪部》，都引作“此何遽不乃为福”“此何遽不乃为祸”。“能”是“乃”的假借字，王氏指出：“后人不知‘能’与‘乃’同，遂删去‘能’字矣。”属于“不识假借之字而妄删”之例。

今按，“能”“乃”上古音近，声母同属泥母，韵母都是之部开口一等，声调仅有平、上之别。^②

5. 校衍文

《管子·势》：“人既迷茫，必其将亡之道。”

王引之指出，“之道”二字是衍文，原文应该作“人既迷茫，必其将亡。”本为韵文，以四字为句，“芒”“亡”押韵，两字都属上古阳部。尹知章注：“凡此二事，皆灭亡之道也。”今本《管子》正文“之道”二字，

①见王引之：《读书杂志余编》上卷《庄子》，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以上引例见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内篇》后序，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是因注文而衍。所以，王引之说：“若增‘之道’二字，则乱其文义，而又失其韵矣。”^①

(三) 明假借的前提是通音韵

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臧兵法》：“昔者，神戎战斧遂，黄帝战蜀禄。”同样的记载又见于《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可以对照：

“苏秦曰：……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擒）蚩尤。”

“神戎”即“神农”，是人名；“斧遂”即“补遂”，是古国名，“蜀禄”即“涿鹿”，是地名。竹简里的“戎”“斧”“蜀禄”分别是“农”“补”“涿鹿”的假借字。^②

下面说明假借的理据。在上古音里，“农”“戎”音近：声调都是平声，韵母相近，农字韵母属冬部合口一等，王力先生拟作[un]，戎字韵母属冬部合口三等，王力先生拟作[iun]，两字只是介音不同；农字声母是上古泥母，戎字声母是上古日母，章太炎先生提出上古日母归泥母，说明日母和泥母读音相近，王力先生据此把泥母拟作[n]，把日母拟作[n]；

上古“斧”“补”音近：声调都是上声，韵母相近，斧字韵母属于鱼部合口三等，王力先生拟作[iua]，补字韵母属于鱼部合口一等，王力先生拟作[ua]，两字介音不同；上古两字的声母相同，都是帮母，读[p]。但是，唐宋时期两字声母并不同：“斧”的声母读轻唇音（即唇齿音）非母，王力先生拟作[pf]，“补”的声母读重唇音（即双唇音）帮母，王力先生拟作[p]。清钱大昕发现，上古无轻唇音，后代的轻唇音在上古读作重唇音。

上古“蜀”“涿”音近：声调都是入声，韵母相近，蜀字韵母属于屋部合口三等，王力先生拟作[iuok]，涿字韵母属于屋部开口二等，王力先生拟作[eok]，两字介音不同；蜀字声母是禅母，涿字声母是端母，黄侃先生主张上古禅母归定母，周祖谟先生进一步指出，上古禅母跟端母近，都读舌尖塞音，李方桂先生把禅母拟作[d]，把端母拟作[t]。据此，“蜀”“涿”的声母差异只有清、浊之别。

上古“禄”“鹿”同音，都读来母、屋部合口一等、入声。

以上四组字的上古音（即先秦两汉的语音）音近或同音，满足假借的语音条件。但是，在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即魏晋南北朝隋唐的语音）里，其音韵地位如下：

农，如冬切，泥母、冬韵合口一等平声；戎，如融切，日母、东韵合口三等平声；

斧，方矩切，帮母（属于宋人36字母的非母）、麌韵合口三等上声；

补，博古切，帮母、姥韵合口一等上声；

蜀，市玉切，禅母、烛韵合口三等入声；涿，竹角切，知母、觉韵开口二等入声；

禄，鹿，卢谷切，来母、屋韵合口一等入声。

可见，除了“禄”“鹿”同音外，其他几组字的中古音都不同。在中古汉语里，它们不能构成假借。因此，要搞清楚先秦两汉典籍的文字假借现象，只了解中古音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通晓上古音。

二、音韵学是学习古代汉语和研究汉语史的基础

(一) 掌握古代的注音法是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内容

学习并掌握古代的注音法，是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内容。古代注音法有譬况、读若、直音和反切，其中反切是最重要的注音法，常用辞书如《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汉语大字典》和《王力古汉语字典》等，前两种采用反切注音，后四种除了用现代汉语拼音注音外，还标注反切。如果没有反切知识，就无法利用这些工具书。我们学习音韵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掌握反切规律，读出古反切的现代汉语普通话读音来，从而解决古书中的注音问题，可以参考拙文《怎样把古反切折合成现代汉语普通话读音》。^{[4]35-50}

(二) 掌握古代辞书的音序检字法需要音韵学知识

学习古代汉语，要查检许多辞书，首先必须掌握检字法。中国古代的辞书，一般采用部首检字法和音序检字法两种。采用音序检字法的辞书，其检字方法可细分为以下五种。

1. 四声检字法

所谓“四声”，指平上去入四个声调，这类辞书把所收的字按照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分类排列，比较典型的

①见《读书杂志》卷五《管子杂志》之八，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

②此例采自何九盈先生的《古汉语音韵学述要》第一章《绪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③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2013年第1期全文转载。

如辽代和尚行均所著的字书《龙龕手鑑》(997年)。*《龙龕手鑑》*原名*《龙龕手鏡》*，为了避跟“鏡”字同音的、宋太祖的祖父赵敬的名讳“敬”而改“鑑”字。它收了大量的俗体字，保存了很多现在已经亡佚的音义材料，对研究唐宋文字学和词汇史有重要的价值。该书收字26430余字，把部首字和每个部首之下的收字按照四声的顺序排列，即先以平上去入为序，把242个部首分成四卷，包括平声97部，上声60部，去声26部，入声59部。然后，各部的收字再按平上去入排列。如果不了解古四声分类，就无法查检*《龙龕手鏡》*的收字。

2. 四声分韵检字法

顾名思义，这种检字法指依四声分类、按韵编排收字的方法。采用此法检字的辞书主要有韵书和受韵书体例影响的字书和各种辞典。韵书是为了文人作诗赋词曲押韵、审音辨韵的目的而做的、按韵编排的字典。如果以分韵的数目为标准，常用的韵书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分韵206韵的韵书，影响最大、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宋陈彭年等所撰的*《大宋重修广韵》*(简称*《广韵》*)(1008年)，跟*《广韵》*有传承关系并且音系一致的一类韵书称作*《广韵》*系韵书；第二类是分韵106韵或107韵的韵书，即所谓“平水韵”，以金王文郁的*《平水韵略》*(1223年)和南宋刘渊的*《壬子新刊礼部韵略》*(1252年)为代表，后代影响较大的平水韵系统的韵书有清张玉书等编纂的、按照106韵编次的*《佩文诗韵》*(1711年)等；第三类韵书是分19韵部的韵书，以元周德清所著的、最早的、影响最大的曲韵韵书*《中原音韵》*(1324年)为代表，元明清时期的曲韵韵书无不以*《中原音韵》*为蓝本，以致20世纪初形成了一门专门研究以*《中原音韵》*音系为代表的近代北方话语音的音韵学新学科——“北音学”。下面举例略加说明。

前两类韵书的体例相同，都是以四声为纲，先分四声，四声之下再分韵，韵之下再分同音字组(即“小韵”或“纽”)，小韵首字加注反切。如*《广韵》*收字26194个，先分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分为平声卷、上声卷、去声卷和入声卷，*《广韵》*平声字多，平声卷分为上、下两卷，因此*《广韵》*有五卷；然后在同一个声调卷下再分韵，分为平声57韵，上声55韵，去声60韵，入声34韵，共计206个韵；各韵之下，按照介音和声母的不同，再分出一个个同音字组，叫做小韵或纽，共有3875个小韵；每个小韵里类聚同音字，小韵中的第一个字下的注释标注反切，共有3873个反切，另有两个小韵未用反切注音，采用直音法注音，即用单个的同音字为另一个汉字注音的方法；每个收字下有注释，小韵首字的注释除了标注该小韵的反切外，还注明该小韵的字数；小韵首字之外的、同一小韵的其他字下的注释虽然不再重复标注该小韵的反切，但可以注明该字的又切或又音(即不同于该小韵反切读音的其他反切或其他读音)。

第三类韵书的体例跟前两类有所不同：以韵部为纲，先分韵部，韵部之下再分四声，同一个声调之下再分同音字组，叫做“空”，每“空”之下再类聚同音字。如*《中原音韵》*收字5869个，先分为19个部，各部内声调再分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入声作平声阳、入声作上声、入声作去声七类(按，王力、唐作藩、宁忌浮等先生认为入声已经消失，*《中原音韵》*实际有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音位，本文从之)，每个声调之下加圈列“空”排字，“空”就是声母、韵母、声调都相同的同音字组，共有1586个“空”，每个“空”内以易识字打头。因为*《中原音韵》*是为北曲押韵、创作和演唱而作的曲韵韵书，反映了当时活的语音，收的都是常用常见的易识字，所以，字下既无反切，也无释义。

搞清了韵书的编纂体例，才能掌握韵书的检字法，才能顺利检字。除了韵书外，一些字书以及其他类型的辞书受到韵书体例的影响，也依四声分类，按韵编排收字。古代汉语学习中经常用到的辞书，如清张玉书等所撰的*《佩文韵府》*(1711年)、清阮元的*《经籍纂诂》*(1798年)、清刘淇的*《助字辨略》*(1711年)、近代朱起凤的*《辞通》*(1934年)等，就是按平上去入四声分韵或分卷，再依106个平水韵编次或分卷、排列收字的。如果不了解古四声、平水韵的内容，就无法顺利查检这类工具书。

又如司马光等编撰的、宋代规模最大、收字最多的字书*《类篇》*(1067年)，收字31319字，是把宋丁度等编纂的大型韵书*《集韵》*(1039年)的收字按照字书的体例重新编排的、与*《集韵》*相辅、相配施行的一部字书，它依照*《集韵》*的四声次序、206韵的次序以及小韵的次序，布置、排列每个部首下的字头次序，并且每个异读字(即多音字，*《类篇》*叫“重音字”)的又音反切(即又切)，也按照*《集韵》*的四声次序和韵序排列。如果不了解*《集韵》*的韵书体例，就无法顺利查检*《类篇》*的收字。

3. 字母检字法

所谓字母，指声母的代表字；宋人36字母，指唐宋僧人所创制的36个声母的代表字，记录并大致反映了当时实际的声母系统，后来成为标记汉语语音史各个时期声母系统的参照。这类辞书按照宋人36字母的顺序排

列收字，如王引之的《经传释词》（1798年）和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1934年）等，查检这类辞书，必须熟知宋人36字母的内容。否则，只能从书前的目录中逐卷查检所查之字的页码，非常麻烦。

《经传释词》采用训诂学的方法研究文言虚字，把所收的160个虚字依喉、牙、舌、齿、唇五个发音部位（即“五音”），按照宋人36字母的顺序排列，分为十卷：卷一至卷四是喉音字，包括影、喻、晓、匣4个声母的字；卷五是牙音字，包括见、溪、群、疑四个声母的字；卷六是舌音，包括端、透、定、泥、知、彻、澄、娘8个声母的字；卷七是半舌、半齿音字，包括来、日2个声母的字；卷八是齿头音字，包括精、清、从、心、邪5个声母的字；卷九是正齿音字，包括照、穿、床、审、禅5个声母的字；卷十是唇音字，包括帮、滂、並、明、非、敷、奉、微8个声母的字。王力先生指出，这样安排词条，决不只是为了检查的便利，主要是为了体现声近义通的原则。^{[5]164}

4. 字母检字兼四声检字法

此法把字母检字法和四声检字法结合起来。如金韩道昭据韩孝彦《四声篇海》改编的字书《五音增改并类聚四声篇海》，又称《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简称《五音篇海》或《四声篇海》）（1208年）分440部首，收字54595个，分为15卷。先按照宋人36字母顺序排列部首；同一个字母的部首，再依平上去入四声先后顺序排列；每个部首的收字，再按收字的笔划多少排列次第。

5. 四声分韵检字兼字母检字法

此法把分韵检字法跟字母检字法结合起来，如金韩道昭所撰的韵书《改并五音集韵》（简称《五音集韵》）（1208年）和明徐孝所撰的韵书《合并字学集韵》（1602年）等。

《改并五音集韵》收字53525个，跟宋代韵书《集韵》（1039年）的字数相同，它参照《广韵》韵目下独用、同用的规定，改并206韵为160韵。先按四声分卷，分为平声44韵，上声43韵，去声47韵，入声26韵；每韵之下，再按宋人36字母分类排列小韵及其收字，即把每韵中的小韵及其收字依声母的不同分别归入各个字母之下，字母排列顺序是始于见母，终于来母、日母；每个字母之下，再按照“等”的不同，排列声母相同的小韵及其收字，小韵首字之下注明反切。唐作藩先生指出，《改并五音集韵》的反切，基本上来自《广韵》，而较少采用《集韵》。^{[6]1}我们还要注意的是，韩书的编纂体例不是首创，它继承了金人荆璞所撰的韵书《五音集韵》的体例，荆璞首次按照宋人36字母次第重新编排《广韵》《集韵》206韵的小韵，开创了等韵化韵书的体例，是韵书编纂向科学化迈进的重要一步。韩书刊行后，荆书却被取代，甚至被忘却，后人竟把韩书简称为《五音集韵》。^①

（三）描写和建立汉语语音史离不开音韵学

汉语语音史是汉语史的一个重要分支，研究汉语语音史离不开音韵学。汉语音韵学属历时语音学的范畴。音韵学与汉语语音史的界限很难分清，吕叔湘先生就说过：“语音史的研究中国从前就叫做音韵学。”^{[7]45}音韵学由古音学、今音学、等韵学和北音学等四个分支组成，是这四个部门的总称。

古音学以《诗经》《楚辞》用韵和谐声字为主要依据，以先秦两汉的诗文用韵为研究对象，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系统。

今音学相对于古音学而言，以《切韵》系韵书为主要依据，字书、音义书中的音切（包括直音和反切）、诗文押韵以及各种域外对音等材料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语音。

等韵学以宋元以来的切韵图和明清时期的等韵图、等韵化的韵书为研究对象，分析和阐释唐宋时期的韵书反切、明清时期的韵书反切和韵图（切韵图和等韵图的简称）所反映的语音系统，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普通语音学，包括唐宋元切韵学和明清等韵学两部分，我们的这个提法受到了鲁国尧先生的启发。鲁先生发现，“等韵”二字连用，不见于宋代和宋以前典籍，至明清方见，唐、宋、金、元只有“切韵”“切韵之学”“切韵图”“切韵家”等名称，我们要注意，“切韵”二字，不仅被用作书名，而且唐宋人普遍认为：“所谓切韵者，上字为切，下字为韵。”“凡切字，以上者为切，下一字为韵。”如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有“切韵之学”“切韵之法”“切韵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有“切韵之诀”。^②也就是说，“切韵”就是反切，“切韵法”即“两字反切归其字”之法，就是教人熟练运用反切的法则。“切韵之学”就是用切韵图的形式、依切韵法来研究反切的学问。据此，我们可以把唐宋金元研究切韵图的学问叫作“切韵学”，把明清研究等韵图、等韵化韵书的

①参看宁忌浮著：《韩道昭与〈五音集韵〉——〈校订五音集韵〉前言》，第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②引述参见鲁国尧《卢宗迈〈切韵法〉述评》，收入《鲁国尧自选集》，第90-94页，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

学问叫作“等韵学”，于是，传统音韵学所谓“等韵学”，可以分作唐宋金元切韵学和明清等韵学两部分，其实有两个发展阶段。

北音学创立于20世纪初，以元代《中原音韵》系统的韵书和明清反映实际语音的韵图为主要对象，研究元明清时期的语音系统，因为前辈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中原音韵》系统的韵书及其相关的韵图所反映的近代北方话语音系统，故称“北音学”，实际上是一门新兴的近代汉语语音史研究。音韵学的这四个分支连起来，其实就是一部非严格意义上的汉语语音史。

前辈学者讲授和研究音韵学，正是把它当作语音史来对待的。如我国著名音韵学家董同龢先生所著的《中国语音史》（1954年台湾中华文化出版事务委员会初版），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汉语语音史名著，在台湾多次再版。该书分十一章阐述上古音、中古音、近古音、近代音和现代音，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引论，谈材料和分期；第二章国语音系，分析以北京音为代表的现代汉语标准音；第三章早期官话，分析和描写周德清《中原音韵》为代表的元代音系；第四章《切韵》系的韵书，阐述《切韵》系韵书沿革、体例和性质，考订《广韵》的音系；第五章等韵图，论述等韵图的源流、性质和体例，分析韵图表现的中古声母和韵母系统；第六章中古音系，考订中古音类，包括声类、韵类和调类，并构拟声母、韵母的音值；第七章由中古到现代，总结从中古音到现代音的音变规律；第八章古韵分部，在介绍古韵分部简史的基础上，分古韵为22部，说明跟《广韵》的对应关系；第九章上古韵母系统的拟测，构拟上古韵母，解释上古押韵和谐声现象，分析上古到中古的音变，说明韵母结构的特点；第十章上古声母，构拟上古声母音值，讨论上古声母的特点，说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关系；第十一章上古声调的问题，主张自古有四声，上古声调跟中古一脉相承，相去不远。董先生去世后，他的学生郑再发先生等根据遗稿，在《中国语音史》原书中增加了“现代方音”“中古音韵母的简化”两章，分别介绍现代六个方言的代表音系以及《广韵》以后的韵书和韵图对于《切韵》系韵书和早期韵图的归并而发生的语音简化；增加了一个附录“语音略说”，介绍语音学基础知识，改书名为《汉语音韵学》，1968年由台北学生书局初版，多次再版，一直是台湾大学的音韵学教材，在台湾省至今有很大的影响，2001年中华书局重印。董先生所讲授的汉语音韵学，显然就是汉语语音史。

再比如音韵学家陈振寰先生所著的《音韵学》，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九章，除去第一章“绪论”和第二章“语音基础知识”外，第三章至第九章分别介绍了上古音系、隋唐音系、五代宋音系、宋元音系、明清语音概貌和音韵发展的若干结论，其实就是在讲汉语语音史。

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语言学名词》，也把“音韵学”学科翻译成 historical phonology。^{[8]146}

尽管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语音史有密切的联系，都属于历史语言学范畴，内容多有交叉，互有重叠，但是，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各有其特点，各有其侧重点。汉语音韵学是传统语言学（即“小学”）的一个分支，是相对于文字学、训诂学而言的一个学科，内容广泛，凡是跟汉字字音及其历史变化有关的学问都属于汉语音韵学，何九盈先生认为音韵学包括古代汉语音韵学和现代汉语音韵学，^{[9]1}所以，有的学者认为，汉语音韵学研究内容包括汉语语音史、音韵学理论、音韵学史等。^{[8]146}汉语音韵学自汉末兴起，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是一门古老的口耳之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近、现代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加以充实，它除了描写古今语音演变规律外，还介绍基本知识（包括名词术语、声韵调概念、等韵学基础和汉语音节结构）和音理（即古音、今音的发音原理和发音机制），用中国古代特有的等韵学理论（即中国古代的普通语音学）对音类（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和各种音变现象进行描写、分析和阐释，它不等同于音系学（phonology）、语音学（phonetics）和音位学（phonemics），但是，在内容和研究观念上又跟三者都有一些交叉，所以，严格说来，“汉语音韵学”翻译为 Chinese Phonology 是不妥当的。汉语语音史是20世纪才形成的一门新兴的学科，1957年出版的、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上册）是第一部汉语语音史著作，在王力先生以前，尽管已经有片断性的汉语语音史研究，但是没有一部完整的汉语语音史。^{[9]2}汉语语音史是汉语史学科中的一个分支，是相对于汉语词汇史和汉语语法史而言的一个学科，侧重于汉语语音演变史和语音系统的研究，要求明确划分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音变现象进行历时分析和共时描写，建立起各个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历史联系，并总结音变规律。因此，音韵学中的古音学、今音学和北音学三个分支都是汉语语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汉语语音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成立不到100年的历史，其历史分期、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还没有定论，尚处在探索阶段，有待于完善。

20 世纪的汉语语音史教学和研究, 通行着两大理论框架。以 1985 年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为分水岭, 1985 年以前, 汉语史学界采用“三点一线式”理论框架构建和描写汉语语音史, 即以《诗经》音系为代表的上古音系、以《切韵》音系为代表的中古音系和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代音系三个音系之间是直线发展关系, 汉语语音史可以构建成为具有一条直线发展关系的三个音系点, 可称“三点一线式”语音史框架, 这可看作第一代语音史框架, 代表作有董同龢先生的《中国语音史》(1954 年)、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上册)(1957 年)、方孝岳先生的《汉语语音史概要》(1980 年)、邵荣芬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讲话》(1979 年)、李新魁先生的《古音概说》(1979 年)、史存直先生的《汉语语音史纲要》(1981 年)、任铭善先生的《汉语语音史要略》(1984 年)、向熹先生的《简明汉语史》(上编)(1993 年)、黄典诚先生的《汉语语音史》(1993 年)等, 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上册)。

1985 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力先生的《汉语语音史》, 王先生创立了“九点一线式”的语音史框架, 即把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中唐、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清和现代汉语音系九个音系连成一条直线, 并进行系统的拟测, 这是第二代语音史框架, 它克服了“三点一线式”框架的局限。王先生在汉语语音史研究中, 一个人建立了两个不同的理论框架, 迄今第二代理论框架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功莫大焉。

2003 年, 何九盈先生在王宁先生主编的《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一辑上发表了《汉语语音通史框架研究》^①, 首次明确提出了“散点多线式”语音史框架, 即汉语语音史的不同时期有方音差异, 同一个时期的语音可以有两个或多个音系点, 各有其发展方向, 是多线式的发展, 这可以看作第三代语音史框架。

可以说, 音韵学是汉语语音史的基础, 描写和建立汉语语音史, 离不开音韵学; 而汉语语音史研究的深入, 又充实、丰富和完善了音韵学的内容。

三、音韵学是文学、史学和戏曲学的基础

(一) 音韵学是文学的基础和工具

王力先生指出,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 语言的形式美有三种: 第一种是整齐的美, 第二是抑扬的美, 第三是回环的美。整齐的美属于语法问题, 抑扬的美和回环的美是诗歌所必须具备的语言形式美。前者跟音步和节奏有关, 中国古典诗歌以平仄为抑扬, 平仄相间为节奏; 后者指的是诗韵, 同韵的字来来回回的重复就叫作回环的美。抑扬的美和回环的美都是音乐美, 诗歌和音乐是息息相关的。因此, 要更好地欣赏古典文学, 就必须懂得声韵。^{[10]331-338} 何九盈先生也说: “研究古典文学, 不论是诗词歌赋, 还是散文、骈文, 如果不具备必要的音韵知识, 无论怎么说, 总是一大缺憾。古典文学与古汉语音韵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古韵, 平仄, 双声叠韵。”^{[9]10} 下面就重点谈谈音韵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

欣赏古代诗歌的形式美, 必须懂得古韵, 因为古韵是变化的, 古韵跟今韵不同, 不能以今韵律古韵, 要有语音发展的历史观念。以《诗经》《楚辞》的用韵为例。《诗经》《楚辞》押的韵是先秦的韵, 属于上古之韵, 后来经过近 2 000 年, 到了唐、宋时期, 语音发生了变化, 唐、宋人用唐、宋当时的语音去读《诗经》《楚辞》韵脚字, 有的地方就会觉得不押韵、不和谐, 因为他们不能历史地、科学地看待和分析古今韵不同的现象, 以为《诗经》《楚辞》的押韵跟后代是一致的, 就采用“叶音”的办法, 临时改变那些不和谐的韵脚的读音, 以求和谐。所谓“叶音”, 就是谐音, “叶韵”就是谐韵, 唐宋盛行“叶音”说。“叶音”说缺乏历史发展的观点, 是错误的。宋代的朱熹就是“叶音”说的代表, 他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广泛采用“叶音”注音, 是“叶音”说的集大成之作。王力先生著《诗经韵读》《楚辞韵读》^②, 在深入批判“叶音”说弊端的基础上, 采用科学的先秦古音系统, 去标注和构拟《诗经》《楚辞》每个韵脚字(王先生叫入韵字)的先秦古音, 每个韵脚字后都用国际音标注音, 每个韵段后说明韵例; 并制作了《〈诗经〉入韵字音表》和《〈楚辞〉入韵字音表》, 以韵部为纲, 每部之下按照声母、声调的不同, 依次用国际音标标注出入韵字的先秦声母和韵母来。据此,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经》《楚辞》的押韵不仅是和谐的, 而且极具严密性和系统性。此书是今人研读《诗经》《楚辞》的基本著作。

可是, 现、当代一些研究《诗经》《楚辞》的学者, 不懂先秦古音, 仍然遵从“叶音”说来注音, 这说明

①见王宁主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一辑, 第 18-38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又其校订本收入《汉声——汉语音韵学的继承与创新》(下册), 张渭毅主编, 第 401-426 页,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年版。

②收入《王力文集》第 6 卷,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叶音”说的消极影响至今尚存。

如马茂元先生选注的《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就普遍采用了“叶音”注音，并指明假借现象。《楚辞》中，“佩”字作韵脚，一共出现了5次，一律归之部，王力先生的《〈楚辞〉入韵字音表》之部字表里有“佩”字，注音为[buə]，其音韵地位为上古並母、之部合口一等。“佩”字在先秦归之部，在谐声字和其他用韵材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自段玉裁起，古韵学家都把“佩”声符（又叫声首）归之部，即从“佩”得声的谐声字一律归之部。《诗经》“佩”字作韵脚，一共出现了两次，都归之部。

可是，马注本采用“叶音”说，对《楚辞》中的“佩”作了不同的注音，除了《惜往日》“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的“佩”没有注音外，其他为“佩”字注音的四处全部罗列如下：

《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马注：“佩，古音疲。带也。”

《离骚》：“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马注：“佩，古音疲。”

《离骚》：“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马注：“佩，古音避。”

《思美人》：“解蕙薄与杂菜兮，备以为交佩。”马注：“佩，古音避。”

今按，马注本的注音错误有两点：

(1) “佩”字的上古音是确定的，本读並母、之部合口一等、平声^①，并不存在“疲”“避”两个音，马注本改读“佩”字为“疲”“避”两音，是为了求得“佩”字与前一个韵脚押韵，造成了“佩”字在上古读音不确定的后果，这是“叶音”说的具体表现；

(2) 上古音里，“疲”“避”两字的声母都是並母，跟“佩”字声母相同，但是，3个字的韵部彼此不同：“佩”字属之部，“疲”属歌部，“避”属锡部。本来，之部字“佩”字在《楚辞》里作韵脚是押韵的，可是，如果按照马注本的注音，注音字“疲”“避”跟被注字“佩”字上古不同部，“佩”字反而不能入韵了。

马注本的注音问题在现代出版的古籍注本中并不少见。一些学者注解先秦古籍时，经常采用直音法注音，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采用“叶音”法，指明注音字就是所谓的“古音”，直音字往往不确定，而且跟被注字的上古音不同，注音带有一定的随意性，如马注本；另一种情况是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同音字为先秦古籍中的被注字注音，显示注音字和被注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是同音关系，至于在上古音里，注音字跟被注字是否同音，注释者并不予以考虑。这对于先秦古籍的当今读者来说，很容易产生现代的注音字和被注字在上古本来就同音的误解，因此，这种注音方式是不科学的。

为此，我们建议为先秦古籍注音时，可以采取三种方式：

(1) 直接注明被注字的上古音韵地位，如“佩”字的上古音韵地位可注为：並母、之部合口一等、平声；最好同时注出王力先生的上古拟音，因为王先生的上古拟音系统是音韵学界公认的合理的上古音构拟体系，如“佩”拟为[₁buə]；

(2) 如果采用直音法注音，一定要考虑注音字跟被注字在上古音里是同音关系，如“疲”，可注音“皮”（都读並母、锡部开口三等、入声），“萑”，可注音“必”（都读帮母、质部开口三等、入声），“盍”，可注音“古”（都读见母、鱼部开口一等、上声）等等。

用直音法注上古音要注意，由于古今语音的变化，先秦同音的字，到了现代汉语可能不同音，如“裨”字跟“卑”字在先秦都读帮母、支部开口三等、平声，按照王力先生的拟音，都读[¹p̥iɛ]，在普通话里，“裨”读 bī，“卑”读 bēi。另一方面，普通话同音的字，在先秦往往不同音，如普通话读 mǐ 的字，上古汉语有以下四组不同音的字：

- a. “弭”“裨”“非”，属于明母、支部开口三等、上声，王力先生构拟为[¹m̥iɛ]；
- b. “弥”，属于明母、脂部^②开口三等、上声，王力先生构拟为[¹m̥iɛi]；
- c. “米”“眯”等，属于明母、脂部开口四等、上声，王力先生构拟为[¹m̥iɛi]；
- d. “靡”（披靡之靡）等，属于明母、歌部开口三等、上声，王力先生构拟为[¹m̥iɑi]。

(3) 如果为了普及古籍的目的，要为被注字标注现代汉语普通话读音，最好直接采用汉语拼音来注音，如“佩”，可直接注音为 pèi；“萑”，可注音为 bī；“盍”，可注音为 gǔ，等等。

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注音，都要懂得被注字的上古读音本来就是确定的，古音不同于今音，不能以今音律

^①此音韵地位根据唐作藩先生的《上古音手册》，第96页，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弥字有的古音学家归支部。

古音，更不能为了谐韵、谐音的目的而随意改读被注字的古音。

至于标注中古、近代时期古籍的读音，跟以上三种注音方式类似，只不过用直音法时，注音字注的是被注字的中古音和近代音。

再略谈一下平仄知识与文学的关系。诗词格律是文科学生必备的基本知识，平仄是诗词格律的主要内容之一，懂得平仄知识，是欣赏古诗词的基本条件。平仄是古代汉语声调的分类，所谓平，指古代的平声；所谓仄，义为“不平”，指古代不属于平声的声调，包括古代的上声、去声和入声。近体诗不同于古体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讲究平仄，欣赏近体诗必须通晓平仄格律。

（二）音韵学是历史学的基础和工具

搞清历史人物名称和历史地名，经常用到音韵知识。如春秋时陈国人陈完，投奔齐国，后来又叫作田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完卒，谥为敬仲。仲生孟夷。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陆德明《经典释文》：“陈完奔齐，以国为氏。”《史记索隐》：“陈、田二字声相近。”

战国时期齐国人田骈，在《吕氏春秋》的《执一篇》《用众篇》《士容篇》里写作“田骈”，在《吕氏春秋·不二篇》里，写作“陈骈”：“陈骈贵齐。”田骈、陈骈是同一个人。“田”“陈”构成异文，是因为两字的上古音相近，声母、韵部和声调相同，都属于定母、真部、平声。只是韵母略有区别，“田”的韵母读真部开口四等平声，“真”的韵母读真部开口三等平声，前者的上古音王力先生构拟为[dien]，后者则拟为[diɛn]，音值非常近似。

（三）音韵学是戏曲学的基础

戏曲学跟音韵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乃至兴起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戏曲音韵学，如京剧音韵学就是音韵学一个新的学科分支，近半个世纪以来得到了很大发展。关于戏曲学跟音韵学的关系，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音韵学家罗常培先生就讲得非常透彻了：“学唱歌剧的秘诀最紧要的是‘字正腔圆’。无论唱昆曲或皮黄，都得拿这四个字作基础。‘腔圆’固然是乐律学的职能，‘字正’却是音韵学的功用；而且要想收‘腔圆’的效果，非得先作‘字正’的工夫不可。”^①京剧中的“字正”功夫，如正确区分“尖团字”，熟练掌握“上口字”“十三辙”“合韵”和平仄格律等，其实就是音韵学基本功。如果没有扎实的音韵学功底，是无法唱好和欣赏京剧的。

四、学习音韵学有助于掌握普通话音节结构规律

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由古代汉语语音系统发展而来。研究现代汉语语音系，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普通话音节结构规律，只有用音韵学知识才能得到合理的解答，举例说明如下。

现代汉语普通话的音节结构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1）普通话22个声母中有b、d、g、j、zh、z 6个不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这6个声母跟鼻音韵母（即阳声韵）结合时不读阳平调，只有三个字音除外：甬、喂、咱。

（2）普通话浊音声母有m、n、l、r 4个，这4个声母的字绝大多数不读阴平调，只有少数例外，如妈、猫、捞、拎、拉、扔、舜、妞、咧、捏等。

为什么？如果深入了解了音韵学知识，这两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先说第一个问题。元代以前的古代汉语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平声只有一类，没有阴平、阳平之分。大约到了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1324年）所记录的大都话里，^②平声才首次被明确地分为“平声阴”（即阴平）和“平声阳”（即阳平）两类，即所谓“平分阴阳”。跟中古音相比，《中原音韵》的平分阴阳是以中古声母的清、浊为分化条件的：中古清声母的平声字变为阴平，中古浊声母（包括全浊声母和次浊声母）的平声字变为阳平。中古全浊声母，即浊的塞音、塞擦音和擦音声母，《中原音韵》已经全部变成了发音部位相同

①见罗常培著《：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收入《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选集》，第1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该文是罗先生1935年9月7日为北京青年会剧团讲演的稿子，原载《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

②关于元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韵》的语音性质，学界一直有争议，尚无定论。王力、唐作藩、何九盈、宁继福等先生主张《中原音韵》真实记录了十四世纪中期大都话的语音系统，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直接源头。本文采纳这个观点，认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跟《中原音韵》有直接的继承和发展关系。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等先生则认为《中原音韵》反映了元代北方话语音系或北方某地方音（如洛阳音等），并非现代国语语音的祖先，杨耐思先生还进一步论证了《中原音韵》反映元代汉语的口语标准音，而另一部元代官方韵书《蒙古字韵》则记录了元代汉语的书面语标准音。

的清声母，即完成了所谓“浊音清化”的音变。具体说来，中古浊擦音声母字，无论平、仄，都变为同部位的清擦音声母字。中古浊的塞音、塞擦音声母字，则以平、仄为条件，其平声字变为清的、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声调变为阳平；其仄声字，变为清的、不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声母，声调变为上声和去声。^①现代汉语普通话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继承了元代大都话的这个音变事实：即中古浊的塞音、塞擦音声母的平声字一律变成了送气的清塞音、清塞擦音声母（包括 p、t、k、q、ch、c 6 个声母）的阳平字。中古浊的塞音、塞擦音声母的仄声字则有两个演变方向：（1）中古鼻音韵母（即阳声韵）的浊塞音及浊塞擦音声母的仄声字，一律变为不送气的清塞音和清塞擦音声母、鼻音韵母的上声字和去声字，即 b、d、g、j、zh、z 声母和阳声韵（即收 n、ng 韵尾的韵母）只跟上声调和去声调相结合，不读阳平调，只有甬、喂、咱三个例外音；（2）中古浊的塞音、塞擦音声母的入声韵字，一般变为不送气的清塞音及清塞擦音声母、阴声韵（即无韵尾、i 韵尾和 u 韵尾的韵母）的阳平字，即 b、d、g、j、zh、z 声母和阴声韵一般跟阳平调相结合。也就是说，根据音变规律，普通话 b、d、g、j、zh、z 声母的阳声韵字不读阳平调，而 b、d、g、j、zh、z 声母的阴声韵字却读阳平调。

再谈第二个问题：普通话 m、n、l、r 声母的阴平字为什么那么少？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须从普通话的语音来源及其音变规律讲起。

普通话 m、n、l、r 声母，来自中古次浊声母，即浊的鼻音、边音和鼻擦音声母，早在《中原音韵》已经变读浊音 m、n、l、r（或[t]）了。按照音变规律，在《中原音韵》里，这类中古次浊声母字不读阴平。具体说来，这类中古次浊声母的平声字一律变为阳平，其上声字仍读上声，其去声字仍读去声，其入声字则变为去声。只有一个“麼”字例外：《中原音韵》“麼”字有上声、阴平两读，上声一读来自《广韵》上声果韵亡果切（《集韵》母果切），阴平一读则来自《集韵》平声戈韵眉波切。《集韵》平声戈韵中跟“麼”同音的摩、磨、魔、劇等字，到《中原音韵》都变成了歌戈部阳平，符合音变规律，唯独“麼”一字变为歌戈部阴平，纯属例外音变。

从《中原音韵》到现代汉语普通话，m、n、l、r 声母的阴平字范围扩大了。根据我们对《现代汉语词典》的统计，普通话读阴平调的 m、n、l、r 声母字共有 59 字，隶属于 35 个音节，有相当的数量，来历很复杂。从中古音来源看，分别来自中古的平声、入声、上声和去声。中古音的代表韵书《广韵》和《集韵》收录了其中 35 字，另有 24 字未收，未收的字大多数来自方言词。现以《广韵》和《集韵》所收的 35 字为例，说明其中古音来源如下。

（1）来自中古的平声字，有 19 字，计 16 个音节，如捞、棱、撩、溜、啰、隆、搂、抡、南、囊、拈、猫、摸、闷、扔等字。按照中古次浊声母平声变为阳平的音变规律，《中原音韵》所收的囊、捞、搂（有阳平、上声两读）、南、猫、摸、抡、拈、啰（有阳平、去声两读）等字都读阳平，是规律音，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却变读阴平，是例外音变。

如捞字《广韵》读平声鲁刀切，义为“取也”。《集韵》增至四读：a.平声郎刀切，沈取曰捞（按：义即沉入水中取物）；b.平声怜萧切，取也；c.去声郎到切，取物也；d.去声力吊切，《方言》：“取也。”现代汉语普通话捞字音义即来自《广韵》鲁刀切及《集韵》郎刀切音义。元代韵书《古今韵会举要》郎刀切：“《说文》：沈取曰捞。”《中原音韵》归入萧豪部阳平。清初韵书《五方元音》读雷母、葵韵、阳平：“水中取物。”可见，直至清初，捞字还读作阳平，符合中古次浊平声字的音变规律。但是，最晚到了 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中，捞字已产生了阴平新读。英国汉学家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所著《语言自述集》第一次用自创的威妥玛拼音方案忠实记录了 19 世纪中期的北京音，该书《异读字音表》捞字注阴平 lao1 和阳平 lao2 两读。1932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仍读 lao1（语音，即口语音）和 lao2（读音，即读书音）。直到 195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的《同音字典》，才统读为 lao1 一读。^{[1]65-66}1981 年版《辞源》（修订本）仍注 lao1、lao2 两读，《新华字典》、1979 年版《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王力古汉语字典》等字典和词典只有 lao1 一读。

又如蒿字《广韵》有平声谒言切、於乾切两读，义为“物不鲜也。”依照音变规律，这两个中古音在普通

①中古的入声字在《中原音韵》分别派入平声阳、上声和去声，以声母为条件，中古全浊声母的入声派入阳平，中古次浊声母的入声派入去声，中古的清声母的入声大多派入上声（中古影母入声则派入去声）。关于《中原音韵》“入派三声”的性质，学界有截然对立的 two 派观点。一派意见以王力、唐作藩、宁继福、薛凤生等先生为代表，认为入声已经消失，中古入声已全部变成了阳平、上声和去声，“派”即变化之义，“派入”即变入。另一派意见以陆志韦、杨耐思、李新魁等先生为代表，主张《中原音韵》仍然存在入声，为了适应北曲押韵的需要，周德清把中古入声字分派到阳平、上声和去声里，“派”即分派、分配、安排之义。本文采纳第一派观点。

话都应该变为零声母、阴平，读 yan1，今却读 nian1，声母变为 n，属于例外音变。1981 年版《辞源》（修订本）和 2009 年建国 60 周年纪念版《辞源》读 yan1，2015 年新版《辞源》（第三版）则改读为 nian1，并加括注：旧读 yan1。1979 年版和 1999 年版《辞海》有 yan1、nian1 两读，（前一读义为花草枯萎，颜色不鲜；后一读义为比喻人精神萎靡）。《王力古汉语字典》读 nian1，同时括注“旧读 yan1”。《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读 nian1。

(2) 来自中古的入声字，有 10 字，计 7 个音节，如拉、邈、勒、咧、落、捋、捏、抹、等字。依照音变规律，这些中古次浊声母入声字应该变为去声，《中原音韵》所收的拉、勒、肋、抹（有上、去两读）、落、捏等字就读去声，可是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却变为阴平。

如捏字《广韵》读入声屑韵奴结切，《中原音韵》属车遮部去声，符合音变规律，到了清代李汝珍的《李氏音鉴》里则变为阴平，李氏把捏字的“北音”注为念遮切，即读 nie1 “北音”反映当时的北京音。现代汉语普通话读阴平。^{[12]128-129}

又如“骂骂咧咧”“大大咧咧”的咧字音，可以追溯到宋代韵书《集韵》力藁切：“咧咧，鸟声。”本是拟声词，跟列、烈、裂等字同音。近代韵书咧字一般读去声，符合中古次浊声母入声字的演变规律。威妥玛《语言自述集》1867 年第一版中的《平仄篇》所附之《北京话音节表附录》和 1886 年第二版中的《异读字音表》咧字有四个读音：lieh1、lieh2、lieh3、lieh4。可是，在 1859 年出版、威妥玛所著《寻津录》的《北京话音节表》之《附表》中，咧字却只有前三个读音，未收 lieh4 一读。^{[13]245} 民国初期出版的、王璞所著的、以老北京话为描写对象的同音字典《京音字汇》收咧字，有去声和阴平两读，义为唱歌声，跟旧义不同。《国语辞典》有阴平、阳平两读，分别指骂人言语和小儿哭声之义。《现代汉语词典》有 lie1、lie3、lie*（轻声）三读，读阴平只出现在“咧咧”一词的语境中，如“骂骂咧咧”“笑咧咧”“大大咧咧”中的“咧”读 lie1。

(3) 来自中古的上声字，有妈、咩、乜、眯、噜五字，计 5 个音节。

妈字《广韵》读上声姥韵莫补切，义为“母也。”《中原音韵》归入家麻部上声，跟马字同音，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拟音为 ma（上声）。至晚 19 世纪中期北京话出现了阴平一读，威妥玛《语言自述集》的《异读字音表》有 ma1、mu3、ma4 三读。现代汉语普通话读 ma1。《辞源》（修订本）注为 ma1，括注“旧读 mu3”。《辞海》《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读 ma1。

(4) 来自中古的去声字，只有一个溜字，1 个音节。

今按，溜字《广韵》力救切，本读去声。元曲新产生了“偷偷地跑掉”之义，《中原音韵》属尤侯部去声。至晚在 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里产生了阴平一读，威妥玛《语言自述集》的《异读字音表》就收了 liu1 和 liu4 两读，现代汉语普通话也有 liu1 和 liu4 两读，“溜达”“溜冰”“溜之大吉”的“溜”读 liu1。

以上 m、n、l、r 声母的阴平字的成因很复杂，除了历史音变的原因外，还可归结为其他三个原因，简说如下：

(1) 方言影响。现代汉语普通话吸收了大量的方言词，有的方言字音的声韵调结合状况跟普通话音节配合规律不一致，普通话 m、n、l、r 声母的阴平字，有一批字来自方言字音，这些字音进入普通话后，只是占据了普通话音节结构的空档，或折合到普通话相应的例外音节里。《现代汉语词典》标注为方言词的 m、n、l、r 声母的阴平字，共有 16 字，计 13 个音节，如嫵、忙、眯、乜、啞、喇、肋、睐、撻、噜、囡、孬等。只有少数字见于《广韵》和《集韵》。

如噜字《广韵》未收，《集韵》笼五切，本读上声，义为“语也”。宋真宗年间的和尚道原所撰的禅宗灯史《景德传灯录》卷二三《药山圆光禅师》就有“苏噜”一词，即“噜嘛”，义为啰唆。“噜苏”一词至今还活跃在吴语、闽语、冀鲁官话等方言中，如上海话读[lu53 su53]，噜字读阴平调。《现代汉语词典》吸收了“噜苏”一词，标记为方言词，噜字读阴平 lu1。

又如乜字《广韵》弥也切，原读上声。元曲中有“乜斜”一词，义为眼微张，眼睛眯成一条缝儿。又有眯眼斜视等义。至晚在明代乜字读为阴平，明张自烈所撰字书《正字通》乜字弥耶切，即读阴平。“乜斜”一词见于河南南阳话、山东牟平话等多地方言里，如 1936 年《牟平县志》：“目小曰乜斜。”《现代汉语词典》收录该词并注明方言词，乜字读阴平 mie1。

(2) 由象声词发音的特殊性所导致的读音，有嘞、咪、喵、咩、哞 5 字 5 个音节。其中咩字又写作咩，见于《集韵》。《集韵》咩字有三读：a. 上声纸韵母婢切，《说文》：“羊鸣也”；b. 上声马韵母野切，“羊鸣”；

（下转 55 页）

[15]张文轩.兰州方言的文白异读[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

[16]王天海.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李俊丹)

(上接41页)

c.平声麻韵弥嗟切,“苴咩,域名,在云南。”b音是普通话咩字音的来源,原读上声,可能因为普通话阴平读高平调,miel的发音更近似于羊叫声,故读阴平。

(3)特殊读音,有姓氏字“那”na1和佛教用语“南无”(来自梵语namas的音译)之“南”na1两字,一个音节。

五、学习音韵学有助于做好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规范工作

在确定和规范普通话异读词的读音时,一项重要的审音依据是异读字音的古音来源和古今语音演变规律。

如“波”字,北京话既可读bo1,又可读po1,口语里可以自由换读,“波浪”又读po1 lang4,但是一般字典、词典里,如《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辞源》等辞书“波”只收bo1,不收po1。因为“波”读bo1,来自《广韵》博禾切,这个反切的声母本来就不送气,今读b,符合音变规律。

普通话有不少异读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读音不同,都有语音根据。如“龟”字,《现代汉语词典》有3个读音:(1)gui1 乌龟,龟甲;(2)jun1 龟裂,同“皴裂”;(3)qi1 龟兹,古西域国名,在今新疆库车一带。

以上3个读音都有特定的古音来源。《集韵》龟字就有三个读音,正跟以上的读音一一对应:(1)居遄切,乌龟;(2)俱伦切,“手冻坼也。”(3)祛尤切,龟兹,西域国名。

如果我们清楚地知道龟字的三个音义来源,就不会把“龟裂”读成“gui1 lie4”,把“龟兹”读成“gui1 ci2”或“gui1 zi1”了。请注意:“兹”现代汉语普通话也有两个读音:zi1和ci2,分别来自《广韵》子之切和疾之切:兹字子之切义为“此也。又姓。”与孳、孜、滋等字同音;兹字疾之切义为“龟兹,国名。龟音丘。”跟慈、磁等字同音。

此外,音韵学跟方言学和汉藏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方言音韵学是方言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音韵学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汉藏语历史比较语言学则是建立在汉语上古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说了。

参考文献:

[1]周祖谟.魏晋音与齐梁音[C]//周祖谟.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2]郭锡良,等.古代汉语(中)[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3]王力.诗经韵读[M]//王力.王力文集:第6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

[4]张渭毅.怎样把古反切折合成现代汉语普通话读音[J].邯郸学院学报,2012(3).

[5]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6]唐作藩.《校订五音集韵》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吕叔湘.吕叔湘语文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8]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语言学名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何九盈.古汉语音韵学述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10]王力.语言与文学[M]//王力.王力文集:第19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11]钟明立.汉字例外音变研究[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2]陈刚.今不读去声的古次浊音入声字[C]//山东省语言学会.语海新探(第二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

[13]张渭毅,于昕.《语言自述集·异读音表》的探究与校理——威妥玛《语言自述集》异读字研究之一[C]//文献语言学(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

(责任编辑:李俊丹)